



取暖(小说)

□周蓉

绘图·瞿溢



民间写真

兜兜白相相

□展颜

苏州有个美食节目:《兜兜白相相》。“兜”和“白相”这两个词都属于吴语。苏州话里,逛街叫做兜马路,游玩叫做白相,苏州人讲话又喜欢用叠字,所以“兜兜白相相”的意思,大致可以理解成逛吃逛喝游玩。

“兜兜白相相”,这也是我每次回家乡必做的一件事。一来因为我本身就喜好兜马路,二来其实也想借“兜兜白相相”来了解家乡的变化。

一日,从老家步行去更俗剧院看贝尼尼的4K修复版《美丽人生》,那天的观影零食非常特别,不是爆米花,而是一只热烘烘刚出炉的如东美食——虾籽烧饼。很早就在朋友圈看到南通友人发的虾籽烧饼,我未曾吃过,很想一尝。那次回通,在家附近的新建路小街上“兜兜白相相”,就偶遇到一间如东栟茶烧饼铺。虾籽烧饼的特色是在馅里加上一层厚厚的红毛干虾籽。如东靠海,每年春天盛产红毛虾,洗净红毛虾时会掉下大量的虾籽。将虾籽晒干,就可作为虾籽烧饼的原料。我将虾籽烧饼带进了电影院,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烧饼。虾籽烧饼的外皮脆脆香香,虾籽的味道饱满鲜美,那天观影的体验就是两个“好”字:电影好看,烧饼好吃。美食藏匿在深巷里。

我喜欢吃烧饼,也喜欢吃面条,回到家乡,也一定要去吃碗面。南通友人曾发给我一个帖子,说家乡有一种特色面名叫跳面,又叫:曹顶面,相传与抗倭英雄曹顶有关。当年,曹顶在狼山附近开了个面条馆,生意兴隆。所谓跳面,是形容手工制作面条时身体边揉边跳的状态。我没有吃过跳面,甚至连名字也是新知道,所以回乡“兜兜白相相”时,就一直在寻找跳面馆子。可惜,至今为止我尚未找到一家跳面馆,所以我就转而去孩儿巷的阿达东台鱼汤面馆,吃了一碗蟹黄鱼汤面。阿达面馆的生意真是好,慕名来吃的食客队伍排得老长。鱼汤面的关键在于汤白似牛奶,我才吃了两筷子面,就把一碗汤喝得精光。大约像我这样喜好喝面汤的人不少,阿达店里可以单点面汤,补上一碗面汤,把凉菜里的木耳及秘制花甲夹到面上当浇头,一碗色香味俱佳的杂烩蟹黄

江海新韵

乡下孩子(外二首)

□梅先生

她是一个如此寡欢的孩子
长大后一有机会
就会笑得无法停止

她是一个如此贫寒的孩子
最好的菜肴必定留到最后
无限留恋地放下而又提起

她是一个如此浅陋的孩子
在重点中学第一次看见蜡梅
向着泥土绽放的俏丽
激动得在作文里替花儿拼命致意
土地妈妈
我深深地深深地爱着你

她是一个如此孤独的孩子
一条素净手帕就是珍贵玩具
叠了又叠绞了又绞
咬了又咬洗了又洗
至今没有丢弃

她是一个如此感恩的孩子
田埂上的一簇野花
就让她热泪涌起

她是一个如此富有的孩子
多愁善感超过了
她所有学期的所有学子

急

还好,有蚊帐,不用蚊烟。
我们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聊着,渐渐地
进了梦乡:一条小木船在白茫茫的
河面上悠悠然前行,越过一棵棵树
木、一丛丛芦苇,一把镰刀亮光光地
挂在天边。

直抵事情的彼岸
言语既出
愿景执导的实施方案
执行措施完成过程
闪电般四位一体
急中生智
生加速度
风驰电掣
势不可挡

把生活的卷轴打开吧

那么
把生活的卷轴打开吧
被巨大的生存一推再推
它已经落满尘埃
生加速度
风驰电掣
势不可挡

柴门低矮
清风低徊
杂木草花
让每一个春天
都不请自来粗茶淡饭

都是维他命的色彩
忧从何来

把生活的卷轴打开吧
差一点儿
跟你彻底错开
我的热爱

余生还有未来
皆因有你呀——
我的热爱

水乡的夜(散文)

□葛增华

后来,他身体好了,找我一起去找领导,好不容易安排倒到下河地区。我们常有书信往来,有着纯朴的友谊。他家和我家一样,都住在老通扬运河以南,不是水荡子,不识水性。

今天,他独自一人来接我,而且是用小木船。我正迟疑间,他已安排我坐好,划动小木船。我仔细看,那把桨,却是一把大锹。长长的木柄,装一把大大的蒲扇似的铁锹。

他用力地划着,船边水面荡起一道波浪,急急地向后逝去。小木船稳健前行。我真刮目相看,“旱鸭子”成了“水鸭子”了。

空气里飘着荷香。原来在河边水面上长着扇子大的荷叶,已有红红的莲花,亭亭玉立。

划着小船,不知不觉,水乡的夜来了。远处,天空中镰刀似的月开始明亮起来。水面上跳跃着一闪一闪的亮光。河面安静,野鸟飞过,那是在觅食。偶尔,一只青蛙扑通一声,潜入水里,闹腾起小动静。

前面隐隐约约地出现一个长长的“一”字。同学告诉我,那是桥。桥与水面几乎融为一体。靠近了,看清了,七八节木板连接。不宽,大概两市尺。同学不再划船。他轻轻地用锹顶起一块桥板,向前,向前。桥板离开了桥,我们的小木船也就过了桥。小木船折返过来,大铁锹又顶着那移动的一块桥板,放回原处,木桥又完好。

小木船在白茫茫的水面上滑行。镰刀似的月渐渐地下沉,不再

那么明亮,淡淡的橘红,好美啊。河面上升腾起薄薄的乳白色的雾。空气清涼。

在一个有用水码头的河口,同学手中的“桨”终于停下来,慢悠悠地靠近。

夜色笼罩,那么宁静。黑乎乎的田野中有几点亮光。上岸,进屋,点亮小煤油灯。同学进了学校的小厨房,忙晚饭呢!

厨房里有灯光,有说话声。原来是学校的邻居送鱼来了。厨房不大,与农村人家一样,两只小锅:一口锅做菜,一口锅煮饭。只是多了大锅,同学介绍,那是给学生蒸从家里带来的饭菜用的。

灶膛里亮起火光。厨房里顿时明亮起来。灶火红红,炊烟袅袅,俨然是一个家呵。

校邻是一位老农,一脸胡须。已经是夜里了,还戴着一顶草帽。他敞着胸,脚上穿一双草鞋。我注意到,厨房里挂着几双稻草鞋呢。

这时,我才注意到,我那同学也像老农,敞着胸,只是没有胡子,穿一双早已旧了的草鞋。

“水荡子没什么好吃的,有的就是鱼,还是刚刚用网捕的,放心尝尝鲜吧!”校邻一脸笑,真可亲。

我的同学也不客气。“好,我正愁没下饭菜呢!”说话间,取出鱼篓子里的鱼,忙乎起来。

我正痴迷地看着草鞋呢。老同学神采飞扬,话匣子打开了:“穿草鞋,可是我们水乡一大特色。我们

这里水多,桥多,桥长,桥板滑,有了这草鞋,就稳住了,不怕滑倒。特别是干农活,走泥路,更少不了草鞋。”

灶膛里火光灿烂,哔哔啪啪响。

我们又谈到桥。

这水乡的桥,到了冬天,水退了,水位下降,桥板与水面之间距离大了。桥板狭窄,节数多。从桥上向下看,离水面好像那么远,真惹人心慌得很。遇上冬天的西北风呼呼地吹,桥直摇晃,怕人呢!

吃过晚饭。我和同学从河里舀了两瓷盆水回到宿舍。其实宿舍就在河边。从窗户里就看到河里白亮的水,从屋里的后门出去就是河岸,用水很方便。往日,他们多是晚饭前后下河洗澡。今天夜已深了,就捧两盆水回来洗。

本来,我们抵足而眠。同宿舍还有一位老师,见同事有客来,就回家了,把铺留给我们。同学说,这是一位“耕读老师”,他们工资不多,教学之余,可以回家干农活,拿工分,所以称之为“耕读老师”。学校也叫“耕读小学”,一般按生产大队办,是初级小学,一到四年级,设一到两个复式班。老师上课,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教,其他年级做作业,温习功课。

还好,有蚊帐,不用蚊烟。我们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聊着,渐渐地进了梦乡:一条小木船在白茫茫的

河面上悠悠然前行,越过一棵棵树木、一丛丛芦苇,一把镰刀亮光光地挂在天边。